

样
湖
文
集

梓湖文集卷第六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答曾侍郎書

前奉鄙議後復成書後一首并申論起復之義之所由然
自謂於禮意頗未甚失而未以上達於左右今承覆書審
度至盡若猶以鄙議爲未免瞻徇而不肯質言之者謹卽
錄上後篇惟幸覽裁蓋金革從戎本古今絕大難行之權
事聖賢猶難言之而况於眾人乎苟與其議者少有依違
其得罪於天下後世與身行之者何異故敏樹之與此兢
兢焉懼無以自明則執事之自疑於是誠所宜然然敏樹
之意所要歸者實以執事今日在軍事勢前世殆無其比
而其心必有得終制而又不能安者耳然則其可行與否
亦斷於執事之心而已喪之有制達天下通古今不可易

也。蓋有起復而猶可者，未有終制而反不可者。執事之心，苟用其所安而無其所不安，則亦無待於人之言矣。觀前日自報丁憂，摺中雖主請終制而仍有給假一語，執事之所以及此者，其慮罪責而強言之乎？必不然也。既自請之，朝又命之而已，且悔之殆於不可。然且曰：兵有所付也，人有可倚也，賊之勢少衰於前日也，若餉不敷而軍卒不振，又非我之所能爲也。如是而終以遂衰，續請亦奚不可。少安於心者，或又且曰：軍事不畢，不安喪事，不盡不安等不安耳。從吾一人之所獨重者，是皆義之可審者也。獨以執事今日之於君親，似不得而二之，何也？君之命在是，親之志亦在是，己之所以痛其親而益思報其君者，亦在是。故竊以爲但當斷以聖人言外之意，所謂有爲爲之，非從其利者如鄙議中所陳是也。今軍中官中之遭喪而乞雷

者不肖之徒本不知有父母上之人亦權所急而姑容之耳是不足道也若執事則前日官旣大顯兵事初起人所欲苟自保全而惟恐無辭以去執事乃於前喪中奉朝命犯艱難以出四五年間百死僅生而身未嘗造一官家未嘗贏一錢可謂不從於利矣非有爲爲之必不如是矣今卽不自名一功而東南數年之事固已概歸之執事之所倡召獨不幸連值兩喪呼號創痛之中眞使賢者莫能自處愚以執事之志必伸其罔極之哀惟俟賊平後委官而去而廬墓以終其身庶幾哉其古今未有之奇節也然則他人譏彈之加意計間所必不能免者且當隱受之又安可辭乎雖然斯事之大人子之所自致非他人之所卒謀也執事果以爲去之無害而心可自安則力請終制得罪而不可悔也而又何敢喋喋爲

曾札中所指數近代名賢奪情事如李文達李文貞皆平世無事爲大義所決不容張江陵去雷麀有關係然爲朝官非金革禮中本不曾有而江陵又忿戾無狀其心可知惟盧忠烈本末了然終無可議勸人起復是何等不肖人事敏樹萬不敢犯以古準今亦似未爲無據耳自記

與毛西垣書

前錄寄鄙詩欲見別後情緒以慰遠道故人懸懸之思耳乃蒙履韻見和又增寄新篇並令指擇尤者以相證驗何其嗜好之癖不自除可憐念如此也夫我與君之相知固不以詩然於爲詩相知之深亦未有如我與君者平生時每獨吟趣得意殊自喜輒欲語人人亦竟無應者至於君之見之我則未暇自言君未嘗不擊節中之也可不謂之

相知者耶以君之知我至此我之於君雖不敢謂竟知其詩其於一二必有愈於他人之知君者又可自許也嘗謂古人爲詩尤喜論句以杜陵之聖而自道其爲詩之力則曰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其稱李白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及以清新俊逸比之庾鮑皆句之云也今之詞人動喜狂放句之不圖而務崇其體使人望之靡然廓然及取而讀之終篇而未有得焉終卷而未有得焉豈其詩之固難知耶何其與古人爲詩之道相謬也得非競於名而眩於實者耶欲以才質市於人而務張之者耶宜吾之所疑而不敢與也昨君來詩纔數章耳然就而論之非獨其篇之完善格之高異至於其句皆使人誦之而知工識之而不能忘也豈不有異於今人有合於古人耶已相爲標舉錄在別紙皇甫湜言人作詩未有劉長卿

一句已罵宋玉爲老兵。湜好奇人也。於詩乃取長卿。其有以爾也。相去二千餘里。此如面談。

與退庵論洞庭神祀書

前自君山歸後。思新樓九江之名。極爲大雅。而切當。卽欲作一記。文幸自附託於名山川之下。而念岳陽范公之記。已絕千古。如孟杜後題詩。不能復得奇語。且止矣。旣而思九江之目。尙當有所辨正。而范公憂樂先後之旨。且有可爲廣義相發明者。遂復成九江樓記一首。書以與吾弟不審。吾弟頃曾自爲文。否乎。若有之。卽以示我。要是一時事。實可盡存樓間也。九江之說。近人尙有欲以秦漢郡國名爲據者。然必不能破山經。山經雖多詭怪。此地名決可信。又凡鬼神之事。亦非常人所以耳目測識。古之祀五行。星辰。山川。社稷之神者。皆有人神尸之臺。駘實。沈闕。伯重。

黎。句。芒。柱。稷。之。屬。皆。是。而。水。陰。類。也。其。神。爲。女。妃。山。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此。猶。左。傳。言。實。沈。闕。伯。之。居。參。商。云。爾。帝。之。二。女。不。可。謂。是。天。帝。之。女。以。爲。堯。女。舜。妃。者。近。是。也。余。嘗。論。孟。子。書。舜。卒。於。鳴。條。以。爲。天。子。巡。狩。而。外。崩。必。無。不。返。葬。之。理。舜。蓋。南。巡。崩。於。蒼。梧。而。返。葬。鳴。條。爾。而。零。陵。九。疑。實。其。介。弟。象。有。庫。之。封。舜。欲。常。常。見。象。象。時。往。來。覲。舜。於。都。舜。亦。幸。以。時。巡。而。至。象。之。國。是。必。加。有。留。連。恩。澤。之。事。非。他。侯。國。比。二。妃。以。家。人。之。親。從。來。南。中。不。足。怪。而。後。世。之。人。戴。仰。神。聖。之。靈。以。舜。崩。於。此。或。訛。指。其。行。幸。壇。場。處。爲。舜。葬。之。冢。至。於。二。妃。之。來。沿。湘。而。返。蓋。嘗。從。舜。登。乎。洞。庭。之。山。及。喪。反。望。九。疑。帝。崩。處。而。哭。泣。於。此。尤。事。情。所。得。有。其。遺。跡。既。傳。在。人。間。後。之。祀。湘。水。者。奉。二。妃。以。爲。之。靈。又。宜。也。山。經。蓋。非。禹。作。湘。君。湘。夫。人。之。祀。不。

知起何世。然要是周人以前也。以山經之言。二女之神居洞庭之山。是卽洞庭之神矣。又言其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蓋風雨晦冥之時。神靈以之出入。其飄暴者。非神爲之也。然則今爲樓於此山。而附設敦善堂。救生之局。莫宜祀湘君湘夫人於此樓中。以爲涉險者祈福爲有合於古義焉。又余記中所列九水。欲不盡依舊說。頗似不謬。舊說中漸。澠。辰。激。酉。五水。皆沅水上流所合。若依此以數。則湘之上流。他水入者。又多。何盡舍之。故余以爲九者。皆當是湖之旁近水口也。山經言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瀟似宜爲一水。酈道元據說文解字。瀟水清深也。不以爲水名。而今零陵有瀟水源。流甚小。不容獨配湘爲稱。或瀟乃資水之本名。則可不然。竟當如說文也。水經油水出公安。至孱陵入江。孱陵今華容。油水入江。當是今調弦口。其通澧浦。則今

華容九都河是其道也涪澹二水入澧皆近至湖中而涪陽見楚辭汨羅屈子自沈處古之名川也亦經又云湘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微水從東來注之於今未知微水所在以巴陵之水可名者獨新牆河耳而今湖東南岸接湘陰歸石山處名曰微湖蓋自此以北皆巴陵水所被及也微自宜爲九水之一矣

與六弟

去臘盡南昌信回知道路尚無阻滯入春後無從得問揣知必復離貴溪昨胡繼明至書中甚悉次青果欲推軍相處吾弟度其不可而辭之是也而前蹤亦非金陵莫可向者但圖事實難耳今之成軍全用鄉勇率勇者必自募於其鄉而後上下相顧靡得其用如吾湖南諸軍皆是也否則須立營特招教練經久若驟領他軍及新招便戰未有

不立敗者。次青御軍寬弛亦敗而不亡。帥仲謙纔一舉旗。便至覆沒可見也。如吾弟今日徒手而出其勢必得鉅公。特章奏薦多與兵優與餉寬與程限而後略可施爲也。然豈可以此事望之今日哉。江東督帥閒益無相知識者。脫或有之。不過令且當一隊以試利鈍耳。固皆可以袖手去之也。必若不已。則就大帥之嚴明而師果銳者。獻其胸中料賊之畫兵形地勢不失尺寸。使賊卒以是破而吾不有其功與名。固古來奇士之偉節也。此之不得則退歸而已矣。今石逆大股已去。江右趨閩浙。此賊雖最號兇狡。然其去計固亦困於諸軍之犄角而規空地以騁耳。其能亦可計量也。聞閩督王公有材略而前歲戰大勝賊入閩不得。必圖犯杭蘇。若上游得手。金陵賊出當與之合。使我得悉天下兵力急而蹙之。吳越濱海之區亦盡賊之會也。吾弟

以爲然耶煥姪今正月已試入學場屋文字且令同煌熊輩作之翰宗姪孫於去臘月十二日身故其病以失血氣喘才一月兩世孤寡誠可憐傷余春來絕無意興詩文未有一字頃與何確庵約游荊州沙市以古都會處在近不可不往亦以自遣懷也臨書遠想千萬慎重

與六弟

十月某日高鑑歸至郡城余適在敦善堂捐輸局中見之驚喜蓋前得揚州五月來訊知吾弟已向定遠勝帥營去隨有傳勝帥敗問至者按其日月計吾弟正達彼營不能無生憂慮又聞邸鈔見勝帥奏請如常定遠失陷似不預彼事亦稍爲吾弟寬之今乃知盱眙之夜潰彼公虛名無伎倆眞如世人所譏笑哉而吾弟以游客一造之間幾以身命殉之可勝恨耶今之書生領軍戎者雖名爲大帥實

無專柄仰各路支給強成其軍日夜有不繼之憂延一從事量度米鹽如請門客何能求當世奇士與之爲所欲爲哉吾弟始出吾已料其無遇而返今計惟有歸耳江南北事勢四面相持久無進步四眼狗一股不除金陵何由得下擒賊降者寢復難制今欲仰上流諸軍并力東下恐亦未便得手他省尙益紛然天下之故正如野火漫山旋撲旋熾湖南兵勇稱最強本年石逆來犯竭氣力僅乃卻之而內政不修吏治益壞左季高終是局促駘駒良可歎息吾弟且歸山中更靜坐幾時欲得立功名世閒亦不患無其日也

十月復至君山歸與退庵

昨復至山中游事之樂極矣吾弟旣和余前詩又從商論杜蘇詩評點諸本得失之處昔人稱高達夫五十始學爲

詩爲唐名家以達夫之詩之才豈當至晚而後能此耶蓋其人豪俊喜功名早歲故不屑意爲詩及與李杜輩人周旋稍稍喜爲之耳吾弟今年五十又二平生志趣所宗尙乃在道學匡世之儒於詩之一事尤宜非所用意故雖交游間多有詩人及余之好爲詩而吾弟未暇與之爲論議也乃今始欲致力於此豈不以遁跡名山大川之中凡古今詩人過洞庭者所見天地日月風雲魚鳥波瀾朝夕之變日交接於吾坐臥几席之間皆若挾一詩之聲情態狀以待人爲之發揮者而已身從前所爲憤然欲除掃盜賊清盪宇宙之事今皆已付之白鷗浩蕩萬里之外至其所更歷艱難憂患譏諷之故與所聞見於當世可爲太息痛哭流涕又有欲隱避而不能直宣者皆將於詩焉寄之然則吾弟今日之欲爲詩誠哉其宜也余嘗謂古今作詩之

旨實盡於虞廷言志之一語而自建安以下人始以詩名家至唐而其體大備宋人遂頗軼出聲律元明漸返其流我朝分馳唐宋各爲派別余謂可一切無論也要其爲詩之善者能自言其志而已人之有其身於天地之間其所遭值於家國各有分地不與今世他人相同亦竟無與古人盡合者乃至耳目之所感觸山川草木春秋歲序居處行旅之所更歷皆一人自爲一人之事不可以相假代而今之爲詩者率爲眾人通同之言鮮有能於己事深切而著明之者是以雖力爲新異而終歸臭腐也若能各詩其所歷有之詩則偶然之作無有關係而其詩必非前人所已有他人所共爲者况其與於君父忠孝身世出處之大者乎故本此以爲詩則無問所模倣體格何代所依用聲調何人要之爲其一人之詩也吾弟之胸中所欲以爲

者固宜多而且不同於今之人矣。諸凡細碎文義之
足以入於其志哉。抑唐人承漢魏六朝之後，爲詩雖
體尙皆尊重古之五言。諸家之集，此體爲多，而以閒
情包括人事，亦莫如此。體爲宜古，人中如曹子建、阮
小、陶淵明，可謂善言其志者。而康樂宣城二謝山水清
后之趣，邈焉可懷，亦願取法在此，而波流稍逮於後人。必
口高一世而名千古也。山中漸寒，善自愛。

陽篠岑書

心秋曾一走械左右，遂未得報。審之去人實親入府
中，土人其時已移家入山中矣。蓋彼時賊入江西，警及
貴，故耶及前歲二月，下游賊復走敵郡。僕家被焚蕩，略
盡。家人已先避去，轉徙湘陰平江間，而湖南之軍一敗
賊於貴縣之城下，南路民始復稍甦。僕在山谷中，尙隴地

自遣適如平時而每存想及於閣下則意其所在之處必
衡嶽之下穹林幽巖岵絕奇闊可避世如古桃源者不得
卽相從以爲憾卽有奉憶小詩云頗訝歐陽子連年無到
書銜峯七十二何處入雲居嗟夫僕與閣下平生深語世
事以爲歎息而一旦遽至於此耶自年二十歲以來官吏
閒及鄉里風俗事所見所聞日不如前往往多可驚怪者
粵西一隅小盜耳遂令至此果天意乎抑人之罪也今談
者爭尤夫始萌之不翦或云某軍失機某帥不力是皆固
然然無乃猶未盡其微者耶往時聞閣下道江岷樵以爲
最有材用人裁及二年遂躍起軍中爲今世雄望第一惜
其敗死太速至於滌生侍郎尤閣下宿所推許者僕嘗妄
意海內至大賢人奇士當不可悉知而有事以來獨閣下
所稱一二人者盡天下莫能先之閣下之稱此一二人最

蚤非在其爲大官當任事之日也而其效如此僕獨心奇
閣下何其知人之決而人果爲閣下所前知也而又怪夫
人之可知者何以適在於此而天下之人不爲閣下所知
者何其未有聞也閣下平生所自期待至厚今之伏而不
出殆不欲如少年輩藉軍事倖功名或別有意所未敢知
僕獨自念最無所能人亦以蚤歲聞閣下以許文章之事
以謂不後於古之作者僕實未嘗更受此語於他人今老
且不遇矣又遭值世難猶願得一安閑隱避之區讀書著
文以詞稍副閣下之所稱舉者焉蓋閣下所知人如曾江
二公者既皆磊落奇偉如此雖古之所號爲人倫鑒識者
無出於閣下矣而僕亦幸而與於不棄之末以此愈欲自
爲不欲使閣下之知獨謬於僕也敝郡不幸當湖南北之
衝民風澆惡賊未起時陰有連結壬子冬賊自長沙下卽

有晏姓者聚眾應之以此土匪如蝗蝻種滋不可絕癸丑僕旋自京師餘黨猶旦夕倡鼓有一富人爲之魁者竟遠通江右之寇爲反城應賊之事僕陰廉知其實義不得避匪以故不先發而事又旋露官中於賄屬誅其黨而魁竟釋僕家以此逢禍而前秋聞官軍既驅賊下郡縣團查事急僕又不能自外稍有舉誅今賊在近而僕眷屬人移徙僅百里稍遠益生疏不可恃賴思從閣下定求避地之所謹遣兒子念謀前詣受教如獲一所則閣下往所命於僕者益得朝夕親近從事實不幸中之大幸也徐石泉今方何作西江陳懿叔廣專兄弟頗有信音否廣專嘗欲藉入爲事決不爲爾寂寂也不次不宣

又與篠岑

以做地寇逼遣小兒走尊處就求移家之所果蒙高誼

爲商度令親之宅許相讓處感佩之私無待言罄而小兒
歸未抵家之日賊已入敝縣東鄉逞毒殺數百人才未至
湘陰長樂鄉十餘里長樂之人一時呼集近萬賊畏之而
遁弟以此地雖危近人與賊仇尙覺團伍可恃兼此股賊
眾亦未遽大盛若下路武漢之軍不至失事此賊或未敢
復南也以此暫懷顧望未卽相就耳子壽世兄向來觀其
體氣太弱竟以不幸其人格性情奇實佳士大可痛惜功
甫乃亦久病然大段穩實慎醫藥無求遠效自不難健愈
也功甫昨寄示所爲古文詞極是高進體派旣正氣力復
沉厚弟觀其議論所向頗欲與有往復以其尙病不欲撙
之且俟他日耳人方銳意問學時日夜計較短長於古今
人前此甚耗氣血病者甚不宜之且率意讀書取其快適
實滅疾養生之道也詩文卷卽暫畱篆軸詩見贈厚意甚

又見推太過非敢當也輒爲小詩二章覆功甫卽訊閣下也閣下寓家鄉邨數年尙未決止居處然今鄉中亦何處定佳大略因時轉徙爲便耳弟家以避寇最多經歷苦狀止是先人遺產田畝僅存決不能舍而遠去不知幾時乃得築屋數間安居終老也小兒言篠丈欲待翁至時共遊嶽後諸山間之使我高興勃然他時不以家往卽獨身赴此期也茲特慮閣下以相待未至疑其猝遇他故敢卽奉聞伏惟鑒原

答篠岑書

前歲小兒念謀自尊所歸卽言功甫世兄病可憂狀弟以功甫形質非子壽比宜不至是而近得來書言已差療方以爲快不料其病之果難爲也然則昨醫者之誤用補劑亦未必專其罪耶老兄之處此慘遇蓋難矣達者必能知

命幸無多端追悔徒自亂其情也言梅里相地術弟向未敢以爲然然謂其葬地以致凶又未是當尊先公卜宅時功甫子壽輩人之命已早定矣詎能爲之害耶人生家運難得全佳老兄近四十歲以前無近屬期功之感兩眼中未經泣淚之苦嘗以謂世人之所少而今之有此若反覆然獨幸功甫子壽雖不永其年其材器皆足爲世人之所稱惜是誠不薄耳委作誌文義不敢辭亦不敢緩惟昨縣境復經賊過弟自外歸家書到已六七日又一二日始能脫稿據弟平生所知見處竊有情緒足以成文不必悉如狀中所云功甫於古文喜道方氏義法是宜其所取刻成望以捐本見寄弟於功甫欲別作輓語倉卒未具伏惟老兄以理命自抑其悲哀近日見聞之變何可勝道此尙是家人安常之事亦寬譬之一說也不宣

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闕別處
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
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
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
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
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
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
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
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
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
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
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

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已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與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

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邨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
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
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
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
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
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
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
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
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
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
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
等言讖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
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不過借時俗流派之語牽

涉多人以自聘其筆墨所稱諸人學文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爾

與楊性農書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庸訾議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爲麤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稿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

疑而以為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借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鉞之餘教以強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強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拔劍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走趨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

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非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者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踰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若是則家口數十皆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

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口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岩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似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游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徧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徧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當以古之道相切劘者

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論卜地毋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寒惟珍重不宣

再與性農書

忍齋教授所遞到去冬賜覆手書及今三月十九日寄字乃知我兄已奉尊太孺人之諱相去一湖外弔唁闕然身既祥除而前書事理尚有須分明者夫人有狂率如敏樹肆爲苛議以繩批我兄我兄不惟重受其意而又能愛好其文辭此其於爲人豈今世之所有哉此余所以心折尤欲終厚之也前書論亟謁陳吉安之非豈不知吉安官不過一郡守而又我兄宿交非他達官未識面者比耶所以嘖嘖言者徒見兄平生雅游以爲於古大賢之道或有未盡合者故藉規之云爾且往者兄與吉安交相賢也至如

前歲簡禮於兄。乃其中情得毋有不相賢者。與吉安之爲人。嘗竊聞之毛君西垣云。其人溫雅純實。君子人也。兄賢之不爲過。亦以見兄之勤勤於吉安者。果無他也。然則彼之於兄。乃似有不相賢者。則何與噫。此豈不可以知矣哉。微獨我兄。雖敏樹亦與有懼於此也。往者癸巳丙申之歲。會試京師。時余方誦誦挾文卷。自好私願觀覽天下英賢。以壯其意願。獨謬妄喜自矜重。不肯望門陳謁。以此寂無知遇。當時同鄉喜名之人。或務爲收召聯絡。欲邀致之。乃至變色相拒。所以然者。彼非有道義文章足爲一世模楷之實。烏足走趨天下士耶。此固鄙人素意然也。而甲辰赴選之日。攜有所鈔選歸文之本。頃君几山浙士喜學見之。兄所首來乞錄。此書余因於彼處見梅翁伯言與語意合。遂相往來。朱伯韓聞風好事。亟來相就。邵舍人王戶部輩。

自以類牽引耳。然而當時僭伍之間，已有疑余階縈我兄。以獵取時名者矣。世風衰薄，士率千百人，無一二能自樹立者。大都仰人氣息，以壯容顏而已耳。固宜或者之指及我也。何太史子貞余自重其能書往訪，不值，卽無答禮。而伯韓居臺中，有聲爲人意度灑然。又與余一面，卽以事別去。南歸之後，意未能已。曾一寓書傍綠古文之說，勉以韓歐立朝之事，遂爾寂寥無復。回問用此觀之，人之情竟如何哉。眼前官職聲名，小欲過我，便須深心避之，無得輕與酬酢。何則？彼誠有所不能忘者，而又以我爲不忘乎彼也。區區之心，尤欲切磋我兄者，以此敏樹再拜。

答性農

未晤閒四更歲矣。日月波馳不足嗟，惜所恨遭時多難，不獲爲友朋閒暇之娛耳。今當安定可期乎？曾慙生真是人。

開偉丈夫奮於萬分艱難之中平日親舊略無與從事者卒能以書生一旅而幾李郭之勳豈不賢哉閣下前日以便宜引歸非無與於世者亦既能糾合子弟保守鄉聚矣何不遂以此先後戎行爲滌公之援助乎至若敏樹輩人旣以不才擯棄於時甘分老死鄉里何能復如諸少年人階時多事因緣功名之路此又與閣下所處未可同論者也然自前二歲公車罷歸屬里中匪徒煽亂之後餘黨四散其桀黠者猶遠通江右之賊陰召其徒欲戕官反城應之鄉人知其事者莫敢先發敏樹以大義不敢旋避首列之官先期戒備敵郡得以一時無事而匪蹤旋露黨皆就執官府中於賄屬不肯竟獄舍弟又以土港之役大爲匪人所忌及去春賊至而我家首被焚洗之禍幸家人先避去之閣下尤愚兄弟不能素備轉徙失策者未知其實也

秋冬間地方設有團局敵里清察較爲切實然猶未得所以爲弭亂久安之術也惟是心意散漫偷得從容日與文字爲緣一切顛頓愁苦之狀過去幾欲忘之前蒙寄示大箸文詩會國務乍緊未暇細讀昨以過年還舍卽依來命妄加評點凡大文之深妙未及多贊者知閣下之不以此相望而欲令自盡其愚也故敢率其狂直伏惟鑒諒不宣與性農

郭叔子處付到尊械并諸公唱和詩篇皆勤勤見及甚愧無似弟自來會城欲寄書未得確便前梅一峯同年來約作械帶交渠乃速去茲並附上老兄所云歲中七八附書者弟竟未曾一接到乃歎擾擾流移之日友朋之阻絕如此弟之寓此不過以去歲崇陽通城之近警而敵鄉歲收又大惡故且避徙而家人僅攜其半半仍住里中此秋後

當復歸不能久居此也孫琴西侍講詩原韻茲勉和奉呈
弟素少爲趁韻詩甚是生裂郭伯子近亦以滌老前年會
合詩韻屬和會合詩已成巨卷此詩和者亦不少倘亦一
時口實耶承語學使張公遍相跡覓不得令人慙負學使
前按岳州曾向午橋學博詢及鄙人此閒左季高亦以學
使語見告然實無可往謁之理非敢妄以自高閣下乃以
與學使之賢交贊之實不然也伏後能一來省下否至八
月弟須暫歸恐不相值也

又與性農

弟自八月初歸里見鄉中秋熟粗佳寇警復遠故身不更
至長沙令兒輩於鄉試後卽移家且歸長兒念謀幸中鄉
舉但少學可愧耳寓舍先寄到惠問已辦覆昨又續得書
反復循審似老兄深迫於謗言之起而亟欲其爲申雪者

弟於老兄固幸得知其素性及所以致人言之由惜此時不獲與諸友面論之然熟爲思之又以爲不足多辨也蓋古君子之處謗雖極垢污之加於其身未嘗肯以一言自明直聽之於人而已所以然者事之有無虛實吾之素行可信與疑世必知之物之情好爭辨謗則謗者傷而益求相勝如質訟然訴者欲直告者益誣此必然之理也故君子惟益自修不改其素待從容而謗自息矣前見兄新刻文稿中有治生一篇竊謂其文可以不作人之所謗於老兄者謂其好利也孰不好利十人而好之者不但九也胡獨以此肆譏於兄哉老兄之本計在治生亦旣獲利矣人宜無所不服也而以爲己之多利獨治生取之他人之所共爲之者未或爲宜人之所不服也蓋老兄之患半在於喜名名者謗之招而利之對也今有人號於眾曰我能爲

仙則人必責之以不食我能爲聖則人必窮之以前知何者其名固然也又况於尋常形跡之間容有難執人口者乎故竊爲老兄計及今之時建大功發大議立大節卓然鎮服一世之人俾終莫敢異言此其上也否則藏身泥水之閒無輕入城市無刊刻詩文無與當路聲勢人多通書札其次也老兄以謂何如弟平生拙於爲人實亦非區區自守者願喜直惡惡動與物忤從前爲瀏陽學官以爭論聖廟祭祀事取怒於人致誣訐之上官弟以遂其去計力阻諸生之爲我憤者卽日便歸而訐者亦自失也近日鄉里以事變蒙仇禍及數執論官中弊事爲指首自願力微勢危亟避去之而人以其徜徉無與不足加摧挫亦竟置之此弟之偶幸也老兄所處地位故自不同鄙薄要當以淡靜處之內省不愆何恤人之言會晤未期甚勞懸念惟

順時保適不宣

京師寄曾侍郎書

自使旌行後十許日都中卽聞尊太夫人之訃凡在士夫無不爲公憫歎以謂公方以差遣復蒙 聖眷而遽有此或又以謂江西之士待公而舉者蓋必有人而公以憂去不克與事以謂才賢士之厄而敏樹之意獨以公蒙任尊 而親闈以不樂迎養京師畱在湘浦今幸以使事便假歸省此人子之至情所宜忻喜無已非以爲榮鄉里而已也况如公之賢乎其一朝聞此變於中道也何以堪之然聞公已自太湖由水道抵武昌賊警方急覓聞道歸去不識可無艱阻否伏惟節哀順變爲親自重爲國自惜抑聞古者有衰經從戎之義此忠孝權衡之至也而其事多爲不肖人之所假故賢者雖迫朝命猶不肯以公而易私今

賊犯長沙圍城月餘官軍未能破散卽近省數百里內山谷幽阻之區皆當望風驚亂不可安處此乃家國之難並與君親之侮交至如賊遂猖獗恐公亦不得伏藏苦席之下不一倡率鄉里子弟以摧此兇醜也或督撫提鎮謀畫有所未周非公孰爲之計議者而聞人言今茲賊勢與嘉慶間川楚教匪大異賊所過無大患害其以防堵備賊者賊乃殺戮之以斷其黨以此人不禦賊賊得徑攻長沙如此則往時清野以困賊之謀不足用矣而官軍尾賊之後隨路淫掠民之走避者畏官軍非畏賊也卒遺其賫以飽過賊如此則何以爲哉爲今之計獨有急申軍令上下嚴切誅殺以遞及於卒伍兵知法死則不得畏鬪死而必與賊戰矣今自偏裨至提督大帥帶兵而出望賊卽逃爲將者非盡不欲戰爲兵不用命故也就使其將敢前與賊

交亦兵皆走將獨死耳故將不能御兵雖有奇勇之材未
有能戰者也大將不能用軍令雖講計畫識形勢盡器械
多士馬未有能破賊以成功名者也公當與督師語兵事
必無先於此者敏樹今茲既留京未歸近聞事急亦無能
歸而有所爲舍弟士邁爲湖北常撫軍奏令在岳州襄辦
防堵計可聯絡漁船以杜入湖之口然恐未必能有用也
因唁公及賊事輒縱言之惟不罪

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敵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
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
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
驅賊敵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城少北梗
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願一世壓覆之

憂矣。伏惟兵事反覆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飢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乃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爭願奮於行。聞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掃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蔽。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閒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汗雜淫厲而

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因便附書敬請崇安不宣

己未上曾侍郎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已聞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清皖省圖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如敏樹所日夜禱祝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難以驚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坐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通賀慰蓋功名形勢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獲交

寵於大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馳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罪也而舍甥王慶奎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末銘感在心豈勝言謝而茲有友人學博楊君鴻烈乃前數歲所欲爲今世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臺篠岑皆爲密游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北聞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遲回而不敢遽言之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無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卽喜談兵習武事欲以雄奇功迹顯見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懦書生皆奮興此君獨困厄至無聊賴以自存豈不可歎也今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而一試之幸甚幸甚敏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自恨無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敏樹於聖

俞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間與歐公唱酬。多至不可數。不覺廢卷歎息。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獎飾。非止誇今世耳。目且以炫耀將來。徼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卽兢兢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篠岑昨寄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聞已寄呈左右。使人惶懼慙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別耳。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惟見阮氏所編我朝經解中。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足以破考据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庸論語八卷。

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挾以就正有道之前臨
書神馳不盡

庚申上曾制府

去冬蒙賜覆教辱與極論文事並以近著古文一冊見示
此蓋先生不棄敏樹不斥其夙昔之妄而更以異量待之
計今世人士自軍事外以文字之緣獲幸於左右如是者
蓋少也敏樹固厚自矜喜而伏讀大文則又驚駭歎絕眞
有如蘇明允之稱韓文所謂龍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
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油然之色蓋爲古
文有如是之奇能者才與學必皆過絕於人未可以一世
遇之也往嘗於今世文章諸公獨以此竊意先生而自先
生膺任兵事以來又疑天之所畀或不在是使今世有非
常之事業而文章之能遂少置讓焉亦不爲無憾誠不意

艱難萬變之會而先生智勇之神猶盡及於餘事如此可不謂盛哉敏樹既幸卒業之後卽欲作書道達此意而自檢山野閒寂中所嘗屬撰之作亦欲錄爲數通以請大教輒自慙而廢罷歐篠岑之約造營前又不果而金陵蘇杭兵事之變相屬有聞天下之重益專寄於先生鄙儒小夫愧不能以一策仰干尙何敢以他端相擾故至今未申聞問矣頃者李次青按察歸平江增募勇軍以先生之命來邀舍弟士邁以從事會舍弟已自江蘇遊歸數月矣渠於往時嘗虛辱先生之召其意自以有初年水卡之負欲得一當以報見賊巢在金陵思一出奇於彼既見我軍在彼者多兒戲不足爲事故無所就而歸至於感先生之知誠思自効而今事勢之亟更甚於前日次青來語卽時已敬相應然其言必得請自募一軍數盈三千而後敢行也舍

弟篤行氣誼自先生所知其才則思慮精密能及人所不至而氣力堅忍足以副之敏樹所見今之能用兵能辦事者或未有過焉者也往者渠自有他意雖兄弟間亦不敢限其所往先生今能慨然任之則敏樹亦有以藉手於先生俟賊平之日幸獲從東閣之末益備聞文章之說也大冊謹便繳上

辛酉上曾公

半歲間屢聞軍中傳語兼舍弟士邁去冬自大營謁見還爲述先生動靜言論甚悉不啻身預坐末時故未敢瀆申幾候近日賊勢以畏撲自救之故冒犯南岸思逞薑莠先生堅駐祁門指揮坐定今茲進取決不爲難舍弟以粗淺之材謬蒙采用誨益之誠委顧之厚渠實感激極欲竭愚自效不意赴本省領取軍裝餉項竟被何人播弄致與當

事有違山野任性之夫未知妨忌從前緣在事外渠亦自忘其拙及一試手乃知所難恐終負大君子破格逾量之寄是以早求放棄敏樹知其有所不堪亦無以進之矣仍望特加察恕不以其進退無據爲罪幸甚愧甚

甲子上曾爵相

秋初審聞大軍克復江南省城埽誅孽巢山谷鄙生幸獲觀此成事復享清平之樂伏念相公大人自呼召楚軍以來十有餘年扶傷起仆卒翦此滔天巨寇其艱難勞苦殆如古禹之治洪水非從來將帥克敵之比而今金陵之事出中丞公之手巍巍之烈萃於一門又何盛也敏樹於甲寅戊午之歲兩謁旌麾於湖上雖不克隨侍執鞭之末其私心懸繫未嘗不在於營幕之間是以當捷音之傳躍然聳病軀掣漁竿而起旋舞也輒賦小詩十二章以志其喜

平生蒙相與以文字之知不遺陋賤草成卽欲上獻緣無
信便故遲遲也惟管窺蠡測未知於事實不大差謬否幸
垂覽賜正之前歲歐篠兄東下過舍約金陵克日當得一
往敏樹亦有拙著粗了欲一扣轅就正今計到明春可行
但恐台座未竟回翔江左耳抑思我湖南之人自經相公
倡帶義旅畢力戎行目今荷朝家恩寵官勳烜赫遍於
行路方隅小省忽而有此誠振古之奇事天下之人固高
視湖南之人而湖南之人亦皆以自矜喜然敏樹竊有爲
湖南憂之者蓋軍士習軼於外人戶久敵於內也散伍之
軍勢難還農貪財嗜殺所在爲患如聞今江南荒地多有
就便立家居住此亦銷患無形可用之便計然流移復業
誠恐不能自直而病彼方之人惟無使彼方之人忘湖南
之功而有其恨斯爲善也至於湖南之地本皆山區瘠壤

仰貨他鄉自軍興俱餽筦權四設始既密悉後更增加物
費用倍人乏資生重以捐輸之令疊煎膏髓此皆名供戰
士而厚飽遊閒請謁之夫惟望此時得漸除去以蘇積年
之困而絕傍緣之累凡此等淺見所及豈復遺於鈞慮聊
贅言之以藉賀忱知當不罪也

與左季高

承授以宜黃謝先生古文集令相檢校敏樹庸陋何足與
知先生之文章願自以幼童子始趨學政試卽獲望見先
生之丰儀粹然清時時雖無識亦驚爲當世偉人後稍知
讀先生刊行制藝歎其爲文多心得獨造之言私謂自乾
隆後時文道敝未見有如先生之爲之者乃今幸讀此書
益信文章之自有真也蓋爲文之道在誠其中中誠而後
其氣實其辭盡否則矜氣而已游辭而已先生擬陸士衡

文賦盡言爲文者之用心而歸於大易修辭立誠之旨可謂得文之至要者今以其文察其辭審其氣信非誠者不能爲也閣下每相與論文以爲其文必其人之爲之卽誠之謂也由先生之文以窺其爲人有反身刻厲之功有經世遠大之謀有惻隱閭閻之憂有慷慨節烈之氣如是數者他人之文亦時時若見之而余以謂先生果有之者誠也誠不可以僞爲之也然則先生豈直文人而已者哉惜其年之不假而有者不施也此集中綜覈名實一疏以翰林建言舉天下事若網在綱實爲中世振衰救弊之要策可謂大文第一性善論與姚姬傳劉金門吳霽峯諸書送屠孟昭宜黃謝氏源流序洪稚存傳黔游山水記皆尤卓然者其他莫不有眞精實力充貫其閒敏樹旣謬承委屬又以愛護之私彌欲妄自竭盡輒敢籤識其中所疑以質

高明幸詳講論之此書不可不速付刻行非徒以不朽先生而以爲天下學者之賜不少也謹繳上比日殘暑益熾容緩奉教不宣

又與季高

頃省城假寓得數預談席每令鄙心豁然若氛霾之掃於太空也相知識數十年非有此遇不幾錯過耶八月初歸里家祭見鄉中暫已粗安而苦旅寓煩費卽又爲移歸計素爲湖濱漁釣之人至其舊磯坐處意又欣然恨不得與老兄同坐其間耳雖然使老兄果能同此吾又將奔徙之不暇豈能漁釣乎古今人才各有所宜其性各有所適事任各有所歸隱顯之途不能相易也若敏樹者意亦無以自處徒幸有如兄之徒支撐世宙不令顛倒俾得偷窺其間遂其魚鳥之私誠幸之幸也所爲日夜禱祝願天之

相我老兄而事功日以恢大非相爲也聊自爲耳王璞山中道遂蹶聞之頓足累日知當局所爲痛恨如何人功名所到有分能者又當相繼亦未可以此生疑阻也小兒念謀僥倖中鄉試慙愧慙愧老兄幸有以教之舍弟退菴茲復出游軍中爲雪恥舒憤之謀昨有序文送其行老兄幸見教爲古文輒附一覽先人墓碑篆額前已面求蒙諾乞終賜之爲荷無量此冬間恐未復詣省下謝敘並在來春也適遣足迎家附此

又與季高

承覆并寄示除蝗備考書已敬領老兄勤心人瘼如此姚相救世才不獨多也但官吏閒恐少能承行之者如何中丞批諭中以修省厲屬實爲天人孚召之本誠得此道蝗孽不復作矣今冬無雪自可憂若春後多雨蝗旱蟲必不

能生生亦易盡南中向來不育蝗種者當以雨多故也。敏樹竊思近日政令所不得已而行之者略有二事。蓋除匪之嚴與捐輸抽商之急也。今日地方伏匪亦略盡矣。而重典之刑習用不怪。至民間爭搆他事。盡以此相詰告。卽未竟辦而所傷害必深。此不可不禁斷也。至於勸捐抽分之人。雖事屬辦公。其本意不過偷得一身之利。而止刻取以媚上。而又以營其私勢。所必然。其能以存恤爲心。廉潔自好者。蓋亦少矣。此不可不訪察也。鄙人憐於世事。聊以愚慮所及。甚關於除蝗感應之原。者私爲老兄道之。小詩二章。附寄希覽。教老兄嘗見。謂不解作詩。定何如一笑。

梓湖文集卷第七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與梅伯言先生書

在都於頃君凡山所得見先生既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
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
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待侍一二次備
聞指論覽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
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爲者未敢自
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
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
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借上計以數望左
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
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

其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
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
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
者必談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
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
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
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
爲也夫旣爲鄉里之恆人矣其平生行事不足爲鄉之子
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閒耳則及其死也固無
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善爲之文
辭其鄰之厠賤猶將笑之况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
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
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之與

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令世之有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雖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也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驚詭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沒逮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

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應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並敢以間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誤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

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觀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旣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欲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眾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

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大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讒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問。如是而加之以好善。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卽有志於古文。雜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

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人文殆絕每有
撰作讀者莫知其意况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
已四十淩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
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
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
下者也前臨發間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
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
孝廉澹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
人善敢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與項凡山書

今春都門因緣文字遂蒙賜訪從容數面披論坦然雖平
生雅故何以尙之旋迫南歸未罄所懷天涯雲樹何時復
有晤語事耶嘗以人生投分似非偶然其間有與合之不

宜使之率略便已他日之再接再於左右必可期也不然關下東甌之高士下走南湘之散人各遊其鄉未易相至何爲都門一識以終此長念哉前承示以尊太孺人課稼課書之圖並授行狀一書令爲之詩章將附於諸賢頌紀之末自惟鄙賤之言詎能發揮盛事顧士無不可信之諾輒勉爲二詩稍引附古義明其所以有然者如辱收采之則幸也會友人入都屬於梅先生所訪探消息未知卽復在京否卽便郵當至浙耳

與羅羅山書

曩在庚戌之秋於會城旅次獲共笑言讀大著輿地之書私心欽仰以爲先生眞具體用之材而惜其未得遂建施於時也豈意兵事遽起數年之間蔓延南北處處破壞而侍郎曾公倡合南湘義旅實首恃先生以集其事聯翩水

陸轉戰於江西湖南北之衝賊遂奔挫各路之軍始聞風
俱振先生之勳名與侍郎並光天壤矣敏樹自去瀏陽司
訓後復入京師一二年乃歸而家遭焚蕩妻孥轉徙靡所
安置去春曾謁侍郎公於湖上自憾不能荷戈從役徒幸
託庇宇下以圖苟活而已每聞軍中捷書於山谷隱伏之
中欣喜更生捧首謹呼不已本年正月下路之賊復斜出
武漢又旁闖崇通以動土寇吾岳郡日以警危而土寇遂
直入吾縣鄉中殺掠數千人官軍僅乃驅去已而塔軍門
殞於江州而北撫胡中丞之軍又以譟潰忽有傳自江西
義甯逐賊而出者眾相告曰羅大人來矣賊盡走矣一時
吾郡狂走之民輟擔返路如無賊然先生之威名所動於
人者豈其微哉敏樹材下情無一知竊妄觀揣事勢以爲
今所與賊決者必奪還長江一路耳今金陵之勢在湖口

湖口之勢在武漢至於崇通一股似爲賊之游軍冀以牽制我軍者長沙數年之備尙足自固各路隘口須少兵可守不足以是勞先生也跂聞大捷傾首北風不宣

與何龍臣書

癸丑都門一別先後各歸里閭兩三歲開時事益潰爛不可收拾如何如何吾兄負沈毅明達之才正爲今日所急需聞但回旋鄉里爲義旅倡不肯輕就諸公之招此兄之至深也然貴鄉實爲南省險捷之徑而崇通之賊屢挫於此語其功實豈止捍護桑梓而已乎次青近領軍當湖口路有戰功聞之欣喜竊獨慮其所當之重不知與何人共之抑獨主之耶擴夫竟殉難可痛然故男子事也在都門郡邸日相與語賊事官軍得失各懷憤悒擴夫獨疾怒暴詈形迹若少粗者昨來犯龍門廠聞係賊渠僞易王眾議

以勢不敵。退守固宜也。據夫獨不肯避。徙死其屯。所豈不異哉。又聞其手刃數賊。乃死。書生有膂力如此。又異也。可不深惜乎。上達市閭。卽貴族人所居。官勇退駐於此。計吾兄必在軍中。所與謀守禦。必固有探賊已移。通城之麥園。或更從東路。以入平江。不知竟可無虞否。弟家自前歲。室廬被焚。妻孥流徙。未有定處。今茲且寓貴縣西鄉之寺洞。而弟身爲鄉人所牽曳。仍在團伍中。實無可爲保恃者。茲特遣足奉審事情。卽候安履。伏惟鑒察。不一。

與伯喬書

去臘閒聞銅仁賊已犯永綏。甚相爲憂之。顧又竊料彼賊尙未如粵盜之狂獠。永綏尙有營兵。若能城守。當可不戰退也。昨信向果然。惟羣苗被弁誘脅者。徐當自定耳。自兵事決壞以來。提兵者大抵利出軍防禦。而陰爲進退。自便。

之計軍士亦皆利其然所以各處潰爛莫能以一障制賊衝者不知從來立城守險復何爲乎且如吾岳郡今日營軍鳳凰山而郡中絕不爲城守之計寇至卽官吏與軍將俱走耳賊何所忌而人何所持哉吾弟非有城社之守而聞率民乘城甚勇決且獨爲兵民所信賴如此卽平賊立功不難矣愚兄今歲始得脫身團局所以勉強爲鄉里計亦嘗粗盡吾心而人莫之深省則苟以全身遠害固吾分也今且假寓平江西鄉山寺中攜熊兒煇姪教之讀書且以稍避官中之呼召焉武昌久跂克復尙非旦夕期江右諸郡多被亂崇通臨蒲閒恆有出沒貴州作變者乃書生逼迫所爲大抵有能得其要領者猶可以口說下耶相念艱難惟一切鄭重詳審不一

與熊秋佩書

數歲屬閣下家居相去非絕遠而寇盜橫作音書不交時
從他人問訊大略栖皇危苦所遇正同相爲悲憤而近聞
閣下已起官京師意氣故尙壯耶企望遷起以拯時艱爲
幸如何癸丑之冬閣下偕王雲湖來弔西原之喪枉道過
宿時雖經賊之後而敝廬尙未燬也呼錄命酒相與悲語
世事慨西原之已死不作雲湖故雄爽脫冠髮盡白氣鬱
勃猶不肯少衰而今寇難日深弟也脫走僅存雲湖又以
病死矣悲夫此目前事思之已如隔世况十年以前海宇
清平友朋歡聚之日乎雲湖之子弟女之所許壻也年已
十五歲勉強可令讀書問其家計並無田產僅店屋數間
皆被賊破壞不易收拾西垣家幸未大改正月中曾過問
一宿愴然賦短詩曰一世遂爲別百年長獨嗟亂離兒女
在今夜宿君家此辭非爲我兄誦之莫能同此痛慨也茲

聞邑人待詔孫君入京因雲湖家附械並拙詩長句奉屬
晤面何期千萬惟珍重不宣

京師寄家人書

八月二十八日書與念謀兄弟知之在京師惟聞南中賊
勢甚急又聞人傳說秋禾旱傷日夕驚憂恐吾鄉里閒事
卽未可測得來信乃知吾近地被旱頗輕郡城駐軍防堵
而鄉里安定如常然邇者賊遂由間道趨攻長沙此豈意
料所及乎省城未知可保與否以勢言之何至遂破果遂
破者天下事尙可爲哉賊始自粵犯湖南眾不過數千官
軍數萬大帥坐擁觀望不敢迎擊賊得旁逸橫出又聲言
無殺害平民散鄉民防堵者之心所入州縣非力攻取之
也直經行莫之有阻耳官軍隨賊尾追以收復爲名而因
爲淫掠者比比也南中來者言賊所過官軍嘗後之一兩

日至則其地一空人畏官軍都不忌賊賊以故徑千里得
至於此賊之用兵可謂狡而亦輕脫無慮甚矣彼其計慮
閒且以提兵大帥爲何等人乎前程督走回長沙長沙官
吏必大懲創城中之人勢不得不同命共守而閭騷中丞
接戮姦謀頗盡鮑提督先到此差可恃者惟是官兵素驕
惰怯戰所募勇軍尤難制御少不得意慮反爲賊城事特
未可知耳若賊遂破長沙岳郡防堵之師亦將望風駭散
能禦而覆之湖中耶且賊又將由閒道走平江通城而達
武昌也雖然賊本眾故自無多不過糾呼邪黨以張聲勢
亦是未經戰陳之徒攻城日久外援皆至勢必退竄此時
有能兵者聚而殲之其隘東南數歲之禍可一朝息也然
如此者豈所望於今之爲兵者哉直保城可冀耳熊兒得
無尙在城中吾不爲憂疑必能自脫也近計與李次青偕

歸既而熟思之歸須四十來日期賊得勢則湖湘道阻歸亦何爲否則無庸歸兼恐道路多虞以是中止次青亦未果行吾夜酒後發憤爲詩自遣愁悶及與人贈答相語以賊錄之爲鳴劍詞云吾今年正月初四日出門時豈意有此情事耶噫

答李香洲書

見鄉試錄喜瀏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瀏中科名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洲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滔滔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萬不敢當然不意香洲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

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
其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既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強
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尙不免遭詆訕被彈射僅自逃避
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
入京師以其童然垂白之老叟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
何爲哉香洲旣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
聊用相戲云爾耶旣已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
行者非果自意其尙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
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
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
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
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
焉如欲熟知其人覽其所長聞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

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畱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洲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與王雲湖書

僕前與西垣寓宿西樓每語今茲鄉試輒計君爲必舉蓋以君平生盛壯近來未見少衰而文章浩然有不可抑遏之實其年又已至不可復爲稽待故以人事準之天命而竊意其當有然者而君今又被落其果不可知耶豈非尙有少需於旦夕間者而吾與西垣之所計固未謬耶雖然人之於其親舊其意多右之則其所冀許之處常有不必然者亦烏足知夫天之事哉而其人之當身尤甚凡人自量命數輒言造物者位置於我當如是不當如是此妄見也彼造物亦大矣人之類眾矣富貴貧賤壽夭苦樂萬不

齊之數莫知其稟受而皆將各竟其分限而止造物者豈能如人之置其室中之器一一而與之其所哉人之置器恆不必定今日置之東明日或移之西假令造物者果如是是又安能予之以其所而不自轉徙者耶然則所謂命數者亦其氣之自至焉耳其可至而至者遲速蚤晚不同均之其至而已麥以夏爲秋草有夏枯者黃菊之華雪梅之豔四時之候不得而限之豈非其物之所自爲耶昨得君手書憤於時命有甚不平之心此誠無怪其然然僕之愚以爲君之所自爲者將必有其所至故道此以爲解貴體前染風寒想茲大愈聞當與西垣往華容弔秋佩民部之憂今便去否僕暫未能入城當在後月也不宣

是年鄉試與雲湖試拔貢時同題因卷文熟在人口避之更作或有竊錄前文見售者雲湖薦而不遂是以憤

惋特甚真可謂命之窮也後年壬子乙卯兩科以寇故
停罷而雲湖遂死矣悲夫白記

與李次青

別久軍事勞苦相念甚不可悉言今時有爲天下大事如
爲私家我兄其人也前日之代爲當道謀者多矣數年來
遂參滌老軍事比聞獨領兵當湖口緊衝處與賊角距將
遂奪江路而下甚哉兄之材勇與人相去何其遠哉今從
軍事者楚材實爲天下冠而吾岳郡恨少人獨有傑然聳
出如兄豈得不使弟輩翹頸而望耶今貴邑人之在行間
者聞已數萬而磨刃走投者不止皆以麾下爲之望集比
聞屢戰之後頗有損傷而人不爲挫是真可用也賊之欲
力塞此路固已豈能終抗我兄之鼓旗哉忍久俟釁一朝
破之金陵之誅全勢在此是一世之成功皆仰於兄也豈

不俾耶龍臣今歲間已暫釋鄉軍以彼其才尙遲於竟出
顧其家居處實潭省之要也君家擴夫殉難甚烈可痛惜
其氣足高也弟今寓貴邑之西曰寺洞者寺名淨居唐時
之舊利攜兒姪讀書其中私計尙可耐退菴舍弟在湘陰
玉筍山中其次子過繼先孝廉二兄者不幸天亡愚昆弟
每相聚輒語至我兄未嘗不歎兄之所爲而自慙甚也寺
中僧有習拳技欲與營伍者覓道走江西因附此冀得達
並有楫上滌翁望爲便進不宣

與郭筠仙

去歲高駕南歸過徹郡蒙見訪捐局中適弟在鄉居不值
甚爲悵恨自後弟以公役幸畢卽伏里舍不復入城而聞
人言閣下歸後已入深山中矣今夏六月走問令弟季子
於城陵磯乃聞新遭嫂夫人之戚又聞近著多批解蒙莊

想其夷然曠然不爲病也。每私念閣下此歸類古豪傑觀
幾藏用之事非尋常所測識欲得一面語以究悉本末未
可以筆札了。達頤中丞毛公以修輯忠義錄書邀及鄙人
而閣下實任總成事當得久共晨夕何幸如之。昨以十月
十二日抵省城閣下又前以事歸弟亦以書事方始搜訪
未可著手當且歸度歲矣。惟是弟既來此修書略例亦須
早預聞知而訪之。丁君果臣曹君鏡初皆云閣下於此書
初擬用楚軍爲名已而改主湖南故今局中行採止及湖
南之人弟竊疑之。蓋此次軍事自江忠烈始率鄉勇而今
督帥曾公踵而擴之楚南之勇軍半天下而十年來征戰
之績死事之烈當在國史之編者不少大抵楚南之人
也而固有有用此軍而非此鄉之人者如塔忠武雖名稱卓
然若不及今著錄將來事跡亦恐不免訛誤况其事頗少

官不至顯而非楚人所翬然稱道者乎本所以欲爲書者以表揚忠義且以著明事實卽史之義也若忠義事實俱不畢見而僅規規焉私其鄉人則何以書爲而又何以備他日史官之采錄乎然閭閻下所以欲主湖南者有故如李文恭先以討賊卒於師常文節殉難武昌羅文僖防守長沙與解壬子之圍若以楚軍爲始嫌於前有所遺弟則謂三公皆大臣自有國史固不至沒其勳節况今書以楚軍爲始實應起於咸豐元年大學士賽公視師之日此江公之所以出楚勇之所以興弟之愚見欲得一備知首尾之人先具一紀事本末之稿起咸豐之元斷之今歲十二月以應先皇帝實錄之限其事則首書賽公之來而卽追敘粵賊之始事在道光季年者直至江公楚勇爲入題而曾公起軍爲成事如此則前事無所不具後事至今

皆有綱領其閒所見之人無論官宦將帥已死若見存者苟事在提要皆得具書此篇之後乃用列傳之體獨傳已死之人其人則先楚軍而爲湖南人如李常羅三公者有馬用楚軍而非楚人如塔公者有焉其楚人楚軍而死者則以主將爲之目而其下偏裨之死者分附焉其見無可附及死事他所不在楚軍而爲湖南人者乃類登於後至如鄉團之抗賊被難匹夫婦人之烈及團練之功狀明白其人死而事不可沒者又可別爲一編以盡之如此似於記載條理爲明而亦不失特爲一書之體書成以上史館於義亦不倍閣下故史官也弟夙承知愛見商以文章之事輒陳管見所及不敢以地位自嫌惟幸裁其可否不宣

筠仙得此書辨駁數千言自執其說又聞其以余及左

景喬羅硯生三人之說並質於曾公曾公亦遷就答之
而余歸後遂辭書事不赴局筠仙旋起官江蘇以書屬
硯生別斟酌爲體例至今尙未有成書也甲子冬十一
月大雪日梓湖老人記後

與郭意城

前四月之末弟以奉檄襄辦捐輸事至敵郡城中始得閣
下春閒惠械故此稽覆當此軍書煩亟籌備多端非閣下
與季高兄同·在·事·閒·大·才·肆·應·誠·恐·省·府·無·所·恃·賴·乃·至·
無·所·能·人·如·弟·者·亦·止·得·暫·棄·漁·竿·握·算·子·按·里·閭·家·貲·
苦·口·以·利·害·敦·勸·是·可·憐·也·吾·楚·南·以·殺·賊·立·義·聲·天·下·
今·石·逆·乃·敢·妄·意·乘·虛·且·圖·假·路·以·窺·川·蜀·郴·桂·永·寶·數·
州·郡·躡·藉·之·毒·倍·令·我·軍·痛·憤·頗·聞·賊·眾·雖·多·半·係·新·自·
江·西·脅·擄·者·見·在·扼·之·山·險·之·區·無·所·奔·騁·列·城·幸·能·自·

保下流又已盡塞情見勢細計當投網盡矣惟是湘潭武
陵羣賈所聚驚徙之間市釐半減岳禮卡抽亦差常數勸
捐事苦而獲少惟速決此賊爲幸爾芝房侍讀遂爾一病
長已可痛之甚弟觀此君文章實爲近時作者而深明時
事高見遠識著說具存俊傑之君子尤宜有取之其家遺
產極薄孤寡盈門宜何爲計文人身後每有如此豈真有
造物之忌者耶至於危篤之日猶手書以墓表見屬讀之
涕流不禁相知之過大非鄙薄所任勸捐事若粗就當一
走弔暫修輓聯一事敬祈爲先致之小兒念謀頃自京歸
說尊昆筠仙先生尙在天津共僧邸設防眾稱嚴密定成
戰勢時事未敢妄言惟自都南抵樊城二千餘里間久旱
無雨麥收十才二三搶賊稍就撫可憂尙深敵郡連北境
處先皆有蝗生幾至大起賴甚雨數次盡瘴除之觀此似

楚中饒得天幸者別紙請問捐輸事宜望悉以見教不次
不盡

與王子壽

自前戊午四月獲相見於江陵後未嘗不存想在懷每於
往來人藉問安健而人亦數數傳道賜訊之言甚愧無似
不足稱副也又承以大著漆室吟刻本見寄憶當日舟中
借讀時遂如重晤然又添出幾許悲痛之作矣幾年來世
事苦難盼望到好處而去夏金陵師潰東南大局壞不可
支及聞秋聞都門之事益大駭人先生以文章發憂憤之
議日月有書至此必爲上蔡威公閉門之泣豈特魯女然
哉敏樹幸常避謝人事田野間見聞差緩猶復漁釣爲嬉
平時文字之業亦以荒棄惟檢視四子書見我朝諸儒
考據之說與先儒互有得失輒不自料辨論其同異所歸

亦以維挽世教或有在於是者俟書成當一質諸左右耳
小詩一首惟垂覽不宣

與方桐蓀書

春初入縣謁黃侯侯示以上臺之札飭委官紳數人於城
陵磯口添設鹽茶關卡所委人有敏樹名侯云當卽來赴
公所者退而思之平生未有能事聲何爲見及殆因稅局
須參用土人監察而或者指派之耳方今軍餉急竭勢不
得不索及一切而吾等當爲公家效力義何可辭然敏樹
實有未敢輕與此事者使其與人共相商度而稍斟酌利
害之間耶則有主之者且爲之不嚴以急抽分當有幾也
使其隨人名在事而已則敏樹幸非有利於資斧之求與
辦公之記勞者也是以緣疴癢外出而未能自力以從役
望先生爲婉言之黃侯便見置不相催召且爲白之上臺

必舍之矣。黃侯以清廉推來吾縣知縣人，儉苦難理團練無實而駐岳之軍方以餉乏新議減撤，因欲按籍令百戶共出一二人爲兵而令自給食，敏樹以時勢甚難爲對而侯決欲行之，與辨論至面赤，侯誠有才志，非他官比也。其所議爲者以衛民非以厲民也，果行之縣人亦未敢不從。然人心散亂，莠民實繁，不過稍有田產之人出錢雇人以免罪誅，賊至則爲兵者皆走耳。侯久未出鄉，想已停前議。然侯旣已從吾等言而輟此矣，吾等又將何策以復於侯哉？此可爲歎息悵悵者也。考棚之舉，各里率貲甚簡，宜不難集而下路武漢未克崇通，出沒如故，無論興修之後慮成虛費，卽目前興工須少安定爲宜。考試雖重事，以今日之岳州得不緩此耶？江汝舟觀察放縱軍士通城敗沒，宜所不免。武昌喪羅羅山可惜哉！山中間羅公信輒傷而爲

詩弔之附草奉覽不宣

上嚴少韓邑宰書

敏樹夜讀望溪方先生之文愛其送馮文子序所論州縣之爲政者以爲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於水旱兩造懸而不結而民罷死於獄訟至哉言乎其於時弊切矣雖然獄訟易知也若水土之政則非今爲吏者之所能盡心也就令知之不過大水大旱而已至於百姓之所緩於平日而急於臨時甚至戕生與禍以壞其業者比比而爲吏者弗聞亦由生其土習其俗者莫爲言而聞之故也敏樹用是悚然竊思吾仁侯之在吾縣若獄訟卽投狀時審問除其黠且僞者其准訊者限期訊之而民故自以不冤矣至於大水爲灾按其頃畝皆與陳報於上俾得減豁錢糧邑民之受賜亦多矣惟是隄垸宜早決者早完者相其地宜

而備之於前則又非侯之所及爲而非不知爲之者雖然此猶事效之已見者耳若夫山邨塘池溪堰之處水有定係之田按田而均用之宜可以無事矣而一遇早年則殺人之報於縣堂者日常有之而以爭鬪罵詈日聞於里閭費錢財以鳴里人終莫之解而怨仇相尋者又不知其幾也鄙生往嘗病此思爲已亂之謀莫如就平時察定而爲之圖冊藏於亭保之所立碑水上張之人人耳目俾各知其有分而安之蓋田有正水有羨水有上蔭有自落問之老人按之形勢較然可知也嘗欲試行之而人有異心莫以爲急又行之一處而他方不同其法必不能久欲以告於官而官無畱心在民下人而願聞此者是以遲遲也僅於敵邨設立司水之夫俾按田收放戽水必以告而稽其人數歲收少穀資之而爲利已不少矣今侯之爲官也志

逮乎下不存乎上欲利民而不專考成故敢以私布之侯
之於吾縣權也又將以遷代去此事非真任歲月而爲之
法不能定他日侯及他縣憂民之灾旱而息其爭亂殆無
切於此者矣又鄉民搬演小戲終歲不休誤工作啟淫亂
嘗以請於侯而禁之而未徧及一縣也卡河阻禁畱穀備
荒遂爲大害不知高價招商之爲利深也糜穀造酒荒年
尤忌未暇預籌而制其例也洋煙公行里有呼吸縱之則
日弛禁之又不免多擾而無益也輕死詐嚇族眾搶毆獄
外增獄而莫知忌也聚賭逞博媒盜之階而莫知懼也浸
淫小竊里有罰議而莫能竟行也屠牛賣食盜跡所藏而
莫能察也惡佃抗租據莊不出而憚於上聞也牧場分地
放牛無限致成械鬪動輿大獄而莫與之清治其原也此
縣案之尤鉅者牧地侵尋日久察定實難欲清械鬪必重

祠規嚴軍器而斷拳棒方可救之凡此皆可以方先生之意推而得之而莫之爲者往年沔陽黃公當伏莽間作之時曾頒有家法刑杖之屬令族大者得請行之而請者不多官亦不督久之便壞殊爲可惜敏樹妄意及此謹以獻於吾侯如芻蕘可采願留意存之吾邑幸甚湖以南他縣又幸甚不宣

與曹鏡初書

相知已來未有音問疏絕如近今數年者也而蹤跡不同亦殊甚閣下既得官京朝令弟年兄繼之可云兩美往嘗言京部從事讀書最優令弟宜也兄則遲之矣然愈於家居也終當騰雲霄而上之耳弟東遊歸時於黃州得風嗽疾至今不愈去春夏間連次殆死胸中亦無餘戀旣而活矣乃復有所爲作人之自喜而不能已如是夫通志局事

已早繳關文去做縣早有此舉亦以屬人身無他事又復
 爲詩及編排詩文各數卷將以壽之此於世間何啻有無
 而筠仙向人訊病輒云未喪斯文何其過哉向寓君山病
 後遂往彼常住間入城中與家弟伯喬之徒倡和而惜麟
 伯之不在此也篠老近常往來湖北惠我關茸副之亭聯
 云過客祇今懷北渚名山終古屬南屏亦已奢矣此生未
 了惟拙書數種未刻及尙有欲爲而未成者不死殆以此
 故亦是世閒紙墨之灾前書攜往江南惟江浙數子粗有
 同心欲於彼中刊發曾公亦未之奇重而筠仙居省局乃
 欲取去行之不能不聽從之也兄曾云欲治易還其潔淨
 精微之體未聞成書弟向惟解互義著之於書之眉近始
 錄出爲書五卷謂易道可曉者惟此朱子圖書卦變鄭氏
 之爻辰虞氏之既濟定皆非其本義也詩國風最爲通博

直是新異非新異也。人自亡其本事耳。及吾生不可不與言者。惟閣下而近已藏之。兄又不來讀。可悲也。夫麟伯爲敝縣第一人。亦恐不是。當今第二人。兄熟之否。因方年兄之便。附此。卽候不一。